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象臺首末

卷三五至  
附錄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錄貢生臣李玉瓚

欽定四庫全書

象臺首末卷三

宋 胡知柔 編

詩

泉南翁定

應詔書聞便遠行  
廬陵不獨詫邦衡  
寸心祇恐孤天地  
百口何期累弟兄  
世態浮雲多變換  
公朝初日盍清明  
危言在國為元氣  
君子從來豈顯名

同邑胡炎

囊封朝奏大明宮  
噓起廬陵古直風  
言路從來天樣濶  
蠻荒誰使徑旁通  
朝中競送長沙傅  
嶺表爭迎小澹翁  
自愧聖賢無補報  
臨分憂國意何窮

東山楊長孺

新來消息使人疑  
一網如何盡去之  
元祐祇今為紹聖  
姬周嫠婦謾深悲

世事昏昏酒正酣  
苦言難藥盜言甘  
李庭男子真奇絕  
便是吾鄉小澹庵

小山杜禾

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若少異處心應畧同有  
書莫焚藁無恨豈傷弓病愧不遠送寫詩霜月中

天台謝鄴

燕雀羣飛敞漢宮驚聞伏馬忽嘶風洪恩大度祈三宥  
烏府何顏奏一通勁節敢攀丹陛檻忠言應夢白頭翁  
象臺一貶端然直所幸身窮道不窮

永嘉戴栩

古郡荒涼象跡新君行況是去裝貧此愁欲別柳邊雨  
明日初程桂外人從古不多如意事加飡宜惜未歸身  
春風未必天涯盡木斛花開瘴水深

皆山李元實次王盧溪送澹菴貶新州韻以送  
之

知公不怕鬼門關直氣橫干清禁閑鷓鴣明知林甫毒  
鯁言要與澹菴班一身渠任黃茅裏千古名標青史間  
非晚清朝邪正辨紫薇紅藥待君還

清名傳播到黃支直節寧憂趙氏危虎尾蹈時都不畏  
象臺到日大為竒是行廊廟人皆忤所過山川鬼亦知  
官職本為錫音尋底鳩音鄭傷今正論有誰持

再作十絕寄胡伯貞兵侍仲方尚書

文昌武庫九霄中翁是新州老澹翁應念象臺今日客  
清風端與我翁同

公家富貴足掀天都出新州十九年若念象臺今日客  
方知澹老子孫賢

金史四庫全書  
卷三  
官職廬陵不是無文章更亦擬歐蘇若言直氣橫牛斗  
但見人間說姓胡

赤手批鱗事最難况渠班底一微官澹翁去後能如此  
當作三生石上看

澹翁直氣貫三才八座雲仍漸上台料想而今聞底事  
中心應亦念渠回

朝行多少氣英英不怕霜朝曲背鷹一網而今都打盡  
廬陵人且說廬陵



紹興秦檜秉洪鈞澹老昌言斬檜秦猶恨日來三四子  
抗章不說斬姦臣

一從藝祖握乾符元氣都憑直氣扶若欲皇家宗社永  
胡家直氣豈容無

東西兩浙及閩川皆見鴛行有直言若我江西獨鉗口  
澹翁九地也埋冤

寄語朝家廊廟人新州奇事又重新肯甘富貴忘他底  
應為斯人作好春

自詠步王盧溪韻

新來時事不相關  
贏得蠻荒日月閒  
存取丹心照碧漢  
任他黃口鬧清班  
非求美譽傳千古  
不欲浮生愧兩間  
天亦而今無柰說  
秀才且荷肯相還

瘴地人憂我莫支  
人雖危我我何危  
元來憂國不怕死  
非為捐身要出奇  
肯怨江山千里遠  
幸逢天地一時知  
孔光張禹人無笑  
祿位輸他善保持

再寄

沉沉漢殿曉烟迷燕雀輸他取次飛爰把丹衷吐骨鯁  
且甘白飯與魚肥意循天理可無忤豈料人心各有機  
日薄西山子未死當留此語待公歸

同邑李伯圭

伏馬總為芻豆謀孤忠嫠緯不勝憂事當言路官無小  
理未安時心肯休千古綱常增砥柱一身去就等虛舟  
惡鴟儘任陵鸞鳳贏得清名雪外州

豫章宋自適

凛凛廬陵一澹翁  
揚復起振高風  
周無二叔聖何別  
商有三仁道則同  
孤跡本如雲出岫  
清名應比日行空  
翩翩鴈影梅花外  
雪片飛來酒對中

同邑曾夢選

象州銷黯又欽州  
道路何辭作遠遊  
投北誰憐新逐客  
落南不減舊編脩  
江山在處猶加護  
廊廟諸公底着羞  
天定從來人可勝  
著書消日海西頭

印山羅存甫

赤心端欲贊皇圖  
鼓瑟那知却好竽  
崇論已聞驚仗馬  
攄忠寧復忌城狐  
當為天下竒男子  
肯學人間小丈夫  
更問澹菴老居士  
儋州還似象州無

安城劉夢才

紹興寶慶百年餘  
古往今來說二胡  
論事直須殫懇切  
立朝端不忍阿諛  
兩賢幸屬吾州有  
萬事何曾公議無  
象郡新寧不同詔  
九重天子正儀圖

竹谷羅茂良

好讀床頭易一編  
盈虛消長總天然  
崢嶸齒頰皆冰雪  
肯怕炎方有瘴烟

頻寄書來洗我愁  
莫言無鴈到南州  
長相思外加餐飯  
記取承君舊話頭

池陽丁黼

一封書奏觸天威  
萬里徒行出帝畿  
始得明時來謹論  
豈知薄命墮危機  
身同季弟辭兄去  
女抱嬰兒伴母歸  
風雨瀟瀟秋又老  
鴈應不到嶺南飛

剛簡公留象自咏榕陰圖

古人遺直今人是肯效鄉原事踽涼不把危言陳北闕  
因何着脚到南荒排奸斥佞風霜手耐冷禁寒鐵石腸  
贏得榕陰濃密處忘言默坐對爐香

姪大用

伯父竹林先生因濟邸獄謫象郡其在貶所常坐榕  
陰對爐薰賦詠自適大端第筆以成圖久矣今上嘉  
其忠烈賜謚剛簡宣勝存沒之光亟欲鏡此圖以貽

無窮願力有所未逮且依先生自述韻拜賡一律以俟云姪大用頓首

權臣擅命久心傷賊主之兇意未涼今日封章期救死  
明朝削籍自投荒九重偶眩誣賢舌四海皆知疾惡腸  
事久劃逢天一笑錫知剛簡易名香

姪孫震雷

伯祖剛簡公榕陰圖先君肯堂翁常欲饒石因循至  
今一日震雷從家第震載觀則名公巨筆聯編盈軸



益知我公大節起敬慕於易世之未歇者如此雖名  
光史冊而圖不多見不得無餘恨迺追和自述并名筆  
勒之石姪孫震雷頓首

雪川疑獄獨承當敬遠炎炎即館涼帝子幾曾謀不道  
相臣自弗肯包荒李猫初劾猶全命梁犬重評竟斷腸  
甘死如飴行素志豈知流入殺青香

艮巖羅閩用王盧溪韻

虎豹摩牙闕九關人心節義不踰閑監門鄭俠能無懼

折檻朱雲若是班，  
賴有名留千古重。  
不容身在衆邪間，  
忠臣義士骨不朽。  
白日青天救許還。

百世期令固本支，  
一身寧復許安危。  
前瞻象郡賢方去，  
後有鶴山人效竒。  
地接宜陽山谷笑，  
舟回湘水屈原知。  
積中龜玉而輕毀，  
祿位何妨善保持。

鳳山曾宏甫

湘山冷燭水四海，  
寒蔽天晴日晝陰。  
朝路偷生盡絨口，  
瘴鄉投死猶甘心。  
里閭節義紹襄簡，  
史冊姓名光古今。

天定勝人公議在褒忠錄後上恩深

皆山李庭芝

綠鬢兩科好丹心一片忠言言關國體蹇蹇匪渠躬誰  
謂鴛行底能持鯁論公象臺死得所萬古憶清風

玉季當春孟公書以訃聞但期同氣骨不作異鄉墳豈  
料鱗音後俄傳蝶夢云想教寧越水恨不識朱雲

同邑李伯圭

危言不畏觸干戈瘴雨蠻烟換玉珂今古廬陵兩胡老

是非儋耳一東坡拳拳抗志甘三已惻惻招魂聽九歌

信得平生稽古力初心不為履朝鞞

靴即

聖朝寬詔下龍墀盡放累臣脫串羈痛失長沙賈誼舍  
空存潮海退之祠孤忠元自輕生死白骨寧知問去歸  
萬里江山丹旆返悲風一掬淚沾衣

南溪楊賓言

湛湛長江月高標太華清孤忠千古重去國一身輕箇  
事從來有近時多怕行凜然公屹立一死足平生

貴溪葉夢得

澹菴久死瘴江濱  
依舊歸來侍禁宸  
浩歎宗孫長去國  
從知志士不謀身  
皇天若假令多算  
聖代終無棄闕  
我時閱報痛生哀  
灑淚南詹吊象臺  
今日方知公有子  
皇天祐善世生才

後坡林經德

扶植綱常抗直聲  
白頭不憚嶺南行  
書云惟孝友兄弟  
臣罪當誅王聖明  
削籍投荒從寶慶  
陟階錄後賴端平

朝家賜謚今方舉凜凜孤忠死亦生

永嘉林起鰲

直節槃槃古樹平  
綱常山重一身輕  
歷陳高廟神靈語  
願法周公日月更  
飛霧墮鳶遷客憾  
漏泉踈爵大君明  
百年富貴端能幾  
天壤無窮獨令名

子誠李處敬

至元壬午省委至吉山村出示剛簡公象臺首末讀

之凜然

為君細讀象臺詞前代悠悠事可知  
逐客遠投魑魅窟  
奸臣高照鳳凰池腹誹論起秦刑酷  
斗粟謠興漢道虧  
幸有褒封丹詔在忠臣纔免似湘纍

濟邸獄成冤莫雪朝臣仗馬氣先降  
自知白日孤忠貫  
獨擬洪鍾寸筵撞坡老肯留儋耳郡  
退之還問樂昌瀧  
二公以後評人物未信欽州是陋邦

巍天壯志切雲冠  
懇懇封章洞肺肝  
痛恨帝闈排虎豹  
終教象郡鍛音晒鵠鷺  
一棺英骨重泉夜  
兩字清名六月

寒讀盡餘編三嘆息忠臣心事古今難

方崖蕭太登

大德辛丑秋分司象州重新剛簡祠宇越明年壬寅  
春孟詩以識之

吊古來磨前日恨入南又記去年時老榕偃蹇渾無恙  
誰與重新剛簡祠

傷心往事可重論獨坐掀髯水竹村千古廬陵高絕處  
先生又是澹菴孫





象臺首末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象臺首末卷四

宋 胡知柔 編

哀詞

友人羅幼明

大理評事胡公季昭余執友也昔所敬慕異於他朋自  
拾兩科為天子士官聲實炳著余嘗至京蒙握手如褐  
衣舊繼聞以敢言斥象郡余寔匏繫不克送欲贈以言  
又未克即達心甚愧焉其介弟國賓訃至又未幾季昭

訃至州里嘆惜去年秋天子追慨遺直詔返柩歸塋嘆者始悅余悲季昭為直臣國賓為愛弟而溘殞荒嶠無所寄余悰焉昔屈原未死宋玉詞以招其魂今季昭國賓已死獨不招其魂耶乃為賦哀詞且附以招魂之詞曰繫若人之負抱兮藹溫潤而清明學既粹於風雅兮行亦中乎準繩奉孀母以克謹兮友哲兄而和平俯科目以薦擬兮匪中局之所榮儼執操以堅挺兮肅官箴而是程爰因職以有諫兮乃人倫之大經惟哲之肇古

兮夫孰叅其至情事有異而莫測兮若混昊之與靈本  
揆權以適正兮凜羣疑而未冰豈通國之少亢兮何退  
瑟而凌兢羌立志之謇謇音檢兮獨慷慨而壯誠謂正主  
以大義兮詎容託諸鮮能既考理以稽則兮言彌激而  
彌崢睨虎豹之九關兮披琅玕而畢呈貫忠烟於陽烏  
兮昌虹蜺之足凌偉勁厲以非婞兮寧有覲乎骨鯁之  
稱伊國典之貴宥兮猶未逴於南征若愛弟之知孝兮  
願以身而偕行念手足之一體兮矧可愧乎脊令雖共

履於蝮虺兮瀕萬死而忍更彼百越之臻臻兮邈羈鬼  
之相仍惟藥劑之弗時兮迫奇疾而易嬰悲鴈序之先  
斷兮震哀鴻而必驚慘聯璧之先露兮識不識而涕零  
幸天道之好還兮皎白日之晶熒俾轉帷之速返兮顯  
覆蓋之益宏睠臣子之一節兮初奚間於死生峭千仞  
以賈患兮視九殞而固輕卓公議之不泯兮上下各保  
夫全名等百世以靡憾兮曷余涕之縱橫駭今昔之寔隔  
兮悵永懷之弗賸嗟南方之迢遞兮慮剛魂之惇惇欲

遐招而未果兮恐巫陽之莫憑乃自招曰魂兮歸來無  
久滯於南方些嗟彼南方瘴墨橫空霧雨冥冥為鬼為  
人怵脉喪神魂兮歸來不可久留些嗟彼南方火日如  
焚血石沸川四序不移翕赫崩獐魂兮歸來不可久留  
些嗟彼南方颺颺海騰七晝八夕颺踣躋顛魂兮歸來  
不可久留些粵惟故鄉風土恬夷白鷺青原鬱潔明眸  
沙麓逢春草木葱籠魂兮歸來可尚可徉些舊隱逶迤  
華室靚深祚階隆隆禰廟孔安歲時焄蒿飲食芳馨魂

兮歸來可歎可寧些亂曰四月維夏兮日淑時宜離苦  
即休兮靈車啓途路經鐸背兮遨以遊由湘之源兮汎  
蘭舟九疑舜藏兮叫以登靈妃鼓瑟兮如相迎屈原孤  
憤兮昔所尊精神默通兮造幽玄自古有死兮直則難  
求仁而得兮又何嘆昆弟携手兮宛如存既忠且敬兮  
輝一門乃瞻祝融兮顧炎皇靈風吹雨兮旒以揚州邑  
奠瘞兮非故常貞肝義膽兮凜不亡富之濡兮杭之涓  
芥封載兆兮卜無違猿吟鶴唳兮相與隨或騎鯨魚兮



款天扉千秋萬歲何窮期魂兮歸來察余詞

祭文

羅居易

嗚呼天下之公論豈待百年而後定耶惟公孝友之德  
稱於鄉黨忠謹之節聞於朝廷人之所難行者公則力  
行而不倦人之所難言者公則直言而無隱其過人遠  
矣嶺表之責將老其才而大其用也孰不期公以生還  
乃遽厄終窮而沒于瘴域夙有令名而無壽考傷哉傷

哉雖然人誰無死脩短數也死而芬芳傳不朽也有命  
自天特俾歸塋豈惟足以慰九泉之靈凡宇內負忠謹  
之氣者亦自是少伸矣嗚呼天下之公論豈待百年而  
後定耶嗟我與公情親道合自公云亡我生靡樂繆此  
花封之撫字適逢旅視之經從觸目酸辛滿懷悲愴既  
捐俸給以助舟車恨守官箴無由遠送難兄令子扶護  
間關精魂如生應與偕還不腆酒殽哭奠江渚憶公清  
淚如此江水歸歟歸歟一隔千里

戴文子相

嗚呼元化素籥幹流為神志士心曾浩達為伸神非爾  
僭吉凶在人伸不我回賢佞幾塵嗟嗟李昭伊國靡家  
論議壘洗膽肝莫鄒昔者同朝有驂其驕觚稜拜舞星  
澹月斜誰招君言誰斥君死淮南之諫平津之詆南冠  
到頭一身萬里人為天疑我窺其神人為君咤我究其  
伸不然胡不慙君以富貴壽考而徑殞於瘴江之濱是  
故昔賢所以求仁而先正龔鄒不以感而易欣者也自

君之行逐客相繼沈預議而遭彈余贈吟而同崇自嘆  
數竒不諉君累天王聖明公論首出雲開南荒恩沾白  
骨君之嫜節允為國光匪國之光抗我三綱三綱斯張  
宇輝宙煌回首昨遊夢逾一紀宦情秋薄分刺君里寫  
哀一酌芼蘋湘芷

象州學祠堂奉安文

鄒濟

嗚呼徐公之治獄若徐有功之平胡公之言事有胡忠  
簡之直一時之屈萬世之信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徐公

曩時寓居僧寺因此有祠焉胡公則儼民居以處而無  
所於祠二公學同道官同寺去國同時貶死同地合堂  
而祠誰不謂宜迺相學宮講堂之東奉二公祠高山仰  
止嘉與學者共之秋菊寒泉世世其永無替

吉水縣學祠堂奉安文

李義山

歲在乙酉誰秉國成事有難言衆噤不聲公繇下僚奮  
身起爭上批龍鱗氣直理明下捋虎鬚辭峻義精羣愴  
駭聞顛泚膽驚偃月微笑而公南行既斥不復雖死猶

生褒表恤錄訓辭哀矜旌直識過惟天子明嗚呼浮雲  
蔽空波頽谷傾彼譖人者為公為卿曾榮華之幾時紛  
唾罵其可憎而羈臣之遺墨逐客之落魄使人起敬起  
慕曰彼穢而此馨以是觀之士生斯世義利取舍可不  
謹其所程嗚呼公之幼學慕汲直之為人仗節秉義固  
出於中心之誠為臣委質視一死為甚輕苟綱常其不  
墜寧有覲於身後之名比仁山而爭高凜勁節之嶙  
峋附祠學宮公豈此榮從澹翁之俎豆垂鄉社之儀

刑洗腆明薦揭虔妥靈魂無不之寧不此歎

吉州學祠堂奉安文

李義山

惟公寶慶遷客端平忠魂以一身荷名義之重以數語  
救網常之存何蠻烟瘴雨之弗貸而不使少待夫朝暾  
此悲悔何及之恨所以重播告於訓詞之溫也嗚呼天  
子聖明公死猶生一廷尉評萬古汗青我來作州適在  
公里憶公平生人遠室邇爰肇公祀于儒之宮匪我私  
公卿評之同吉日辰良敬妥祠事百祀千秋以引勿替

跋封事後

張侍講之言曰為己無所為而然者也嗟乎此天理人心之正而公私義利之所由判歟大理評事胡公書云今日之追贈褒崇其實於濟王有何加益然於主上君德所益實多可謂無所為而為之者矣遂是時廬居句曲山中讀考功奏疏言雲川之亂非濟王之心濟王之死非主上之心固已為之三嘆比讀公封事而主上之心與濟王之心亦以明白遂為之慨然以迄於今去夏



以副端入對首論公仗節秉義之風足以寒亂臣賊子  
之膽主上玉色為之愀然今丞相又奏贈公員外郎仍  
與一子恩豈非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歟因為之啟書  
其後以告來者端平二年四月既望粵易王遂謹書

祖宗忠厚立國涵養士氣故小大之臣皆得以危言讜  
論植立名節今觀竹林胡公封事則寧皇三十年豐芑  
之澤可知已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三  
復此藁為之歎嘆淳佑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臨川羅愚

謹書

歲在辛酉繩祖仕於李湛溪先生幙中閱邸報見廷評胡公封事明辯濟獄之冤既而獲譴為象之行矯首南望哀不自勝涕泗滂如斯涕也不為無從而出也今三十七年矣自郎昇節於江右公之子金溪令君始以公之象臺首末見示獲盡觀公之前後諫疏及名世羣英題跋不勝起敬起嘆九京不可作孰能起公之死而從之遊乎雖然盛德之後必大公有子今通閩籍試壯邑

三異騰播行有鳧蜚丹極之招矣繩祖不揆綴兩詩附  
於末牘且備員舉陟明之牘以少見其思賢之心景定  
二年十一月日眉山學齋史繩祖謹題

寶慶己酉竹林先生以封事掇竒禍謫象未期年徙欽  
未及行而歿越六年有歸葬之命又越二年有復官之  
命延賞之命恩數便蕃訓詞隱惻四海臣子有以知先  
生乙酉之謫非聖天子本心也嗚呼范司諫之貶忤呂  
夷簡爾豈忤仁皇也哉鄭監門之斥忤呂惠卿爾豈忤

神考也哉胡編脩之竄忤秦檜爾豈忤高廟也哉柄天  
工者竊弄霆電以行胸臆方其殫旬迅烈之時俄而度  
者未必不疑天怒之不可回也然太虛湛一非客感所  
能終蔽所過者化俄而開明曾不崇朝亦猶人身病在  
股肱暫然痿痺而心君無恙方且豁然醒脫然瘳矣然  
司諫尋膺柄用編脩寢被咨庸監門雖不幸猶及見更  
張而聞收召也獨先生委骨炎荒陽春雨露沛然九天  
而老栢孤根槁死風雪中矣此聖天子所以為之歎悼

同時氣類所以為之感且慟也九原義烈英英長存方  
將喜見天日開明豈以死生晝夜為隔也哉先生昉有  
列於朝也在寧皇時不願以寶賞轉官力言得寶歸疆  
未必為福逆全方以戰多自詭逆未有萌先生首言禍  
必在山東欲先時隄防隨時操縱許國之遣尤隱憂焉  
大則因星雷極言隱伏之機小則因經界極言增賦之  
害先生天性忠愛如水必濕如火必熱蓋其素所蓄積  
自然而然乙酉封事非激於一發之暫者不如何以

感悟淵衷如史魚身後之諫也哉先生嗣子知柔彙錄  
首末彬齋沐薰被莊誦敬歎曰復其見聖人天地之心  
乎景定辛酉六月上澣里中後朝散大夫行常丞兼權  
兵部郎中兼史館校勘陳彬頓首謹書

國無綱常不可以為國人無氣節不可以為人寶慶一  
疏鳳鳴朝陽竹林知愛國耳不知愛其身也欲植綱常  
耳非欲植氣節也先皇帝嘉其忠而官其子今天子又  
嘉其子之能官而擢之朝著而節惠之典且行又所以

壽千萬世之綱常而非獨昭一士之氣節而已余嘗訪  
象臺之遺轍過鷺洲之故家奕奕高風九京如可作也  
咸淳丁卯與公之子部門公同朝出示象臺首末敬辦  
香再拜附書於後是歲良月既望杭山章鑑

自有天地以來人倫之常至於今不墜其間非無闕鑿  
之處必有豪傑之士出力而扶持之一時罔上之姦懼  
其不便於已也挾權勢而與之角往往能摧折其身而  
不能泯滅其言能使之流離窟斥於天未定之時而不

能不使光明赫奕於冰山既摧之後是足以見天理民彝之真決非人力之私所能勝也理評胡公陳大義於寶慶之初一字一言皆赤心片片中流出視澹菴斬檜之疏不可優劣權奸不容竟以謫死端平改紀公論大明公之忠烈當與天壤俱弊曩時誣善之徒雖三尺童子爭唾之矣雖然公之為此豈其出於一旦之決也哉惟公弟兄俱賢閭無間言橐無私蓄其貶也季弟相從竟死象臺厥後伯氏歸公之骨亦殞於瘴一門之內其



於人倫之常亦可謂無愧焉耳矣當公草奏時灼然知不可以不言而言之不可已也公之心惟徐公瑄足以知之謂公於他人奏事急急傳錄問之則曰若幸他人言之則某可以止胡公封事有惻怛憂愛之誠無激訐叫呼之氣嗚呼是可為後世事君者法矣咸淳丁卯小雪前一日天台董樸百拜敬書

三百年權奸之誤國亡國者五初亡以蔡後亡以賈開禧之敗去亡無幾紹興寶慶雖未有亡國之禍然挾敵

勢貪天功誣上行私使不得盡為臣為子為弟之道則  
二凶之惡殆浮於三凶當是時小而敢言國家之大事  
以扶天地之常經者廬陵二胡公也忠簡忠憤激烈警  
悚一世剛簡援引故實敷陳倫理明白懇切不為危辭  
又不抵忤時宰而貽書以感動之忠簡之言似賈誼剛  
簡之言似陸贄二公知愛君而不知愛其身一也夫人  
臣之告君冀其悟耳豈欲觸其怒哉夫子之請討陳恆  
也所以告其君大夫嚴正而不迫如此後之忠君徇國

者其尚有味於吾言臨川草廬吳澄敬書

寶慶雪川之事兄弟天倫一大變也時玉堂行詞有曰  
長枕大衾之樂豈不爾思尺布斗粟之謠自貽伊戚讀  
者至今悲之在廷諸賢身任綱常相繼論列公以棘屬  
毅然批鱗且獻言抵觸權近至謫死象郡悠然不悔雖  
其忠誠根於天性亦國家涵養人才崇獎公論之効也  
迨紹定霈恩而特旨歸葬端平改紀而褒贈延賞咸淳  
嗣服又易名剛簡得魯公所不得之謚英英忠魂亦可

少慰於九原之下矣盛德餘澤天所錫予百世宜未艾然銅仙露泣似踐畀秦得請之夢玉盃人間或者至以叔子識環之報疑之嗚呼吾屬尚忍言之公之諸孫克紹先烈以家乘徵言於余余謂公之芳名在史冊忠義在穹壤奚庸贅然高山景行千載一日余則不能已於言也因芥名氏於編末云大德丙午後學東陽厲一鶚拜書

剛簡公上穆陵書字字從天理中流出不待贊美至謂

幸而有他人言之則某可以止此真無所為而為期於  
人主之一悟而已所謂求仁得仁者謫死嶺外公何怨  
乎穆陵後聞王公遂之言為之愀然加恩延賞曾不崇  
朝則公之謫死直由丞相嗔耳又所謂君仁臣直者也  
嗚呼盛哉俛仰今古為之慨然大德丁未八月望鄱陽  
徐明善拜手敬書

象臺首末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象臺首末卷五

宋 胡知柔 編

諡劄

賜諡省劄

承議郎幹辦行在諸司胡知柔劄子知柔一介謬庸誤蒙拔擢伏念先父彥昱於寶慶初任大理評事值有詔求直言時真公德秀魏公了翁洪公咨夔相繼明辯濟邸事而先父身為法官親閱案牘遂上䟽極論請亟行

追贈褒崇且貽書時宰言尤懇切真魏二公讀而嘆曰  
下僚乃有斯人吾當端拜尋聞忤當國意將寘重憲相  
顧太息曰果爾吾二人當直造榻前爭之得其語以告  
當國於是真公先黜而後御史李知孝乃劾先父乞竄  
海外或議起大獄以禍諸賢先父曰吾辦一死不為人  
累賴先帝察其非辜迄從寬典羈管象州明年司諫梁  
成大復奏罰輕於罪乞更施行有旨徙寧越未及行以  
疾終暴露七年乃沐恩霈歸殯於鄉端平更化收召正



人貶黜者以次盡用先帝憫先父忠節贈恤錄孤恩綸  
甚寵至有魂不可招悲悔何及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  
杼之過之語知柔佞以無庸獲叨延賞茲拜洪造脩數  
周行早夜靜思公朝之假借休寵者豈以知柔才足數  
哉特念先父抵觸禍機視當時諸賢獨慘而不及身被  
寵光欲使臧孫有後於魯爾竊稽令甲節義彰著不以  
官品命謚知柔家於江西所知者曾三聘范應鈴以庶  
官得謚至於先父徒以不肖孤未能發潛闡幽尚爾遺

憾不孝之罪將何以歸見丘塚謹依格具錄封事行狀  
及贈恤省劄告詞冒昧百拜控露欲望公朝特賜敷奏  
褒表易名以昭先帝念忠之本心豈惟先父九地銜恩  
將俾天下後世忠臣烈士皆知所勸伏候指揮奏訖六  
月九日奉聖旨特與賜諡右劄本家咸淳三年六月某  
日押

謚議

朝奉郎行太常博士王臺

議曰傳曰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立者猶人身之有命脉  
關於興廢存亡不少也我朝以議論立國焯焯在人耳  
目者濮議也新法也和議也偽學也今觀諸賢之論建  
始或拂鬱終必消融暫當晦沈久復昭晰間有不幸而  
蹈窮愁幽憂之境英風詎概之死靡悔千載有景光也  
是豈偶然之故哉上之所嚮下之所趨也前之所植後  
之所仰也夫以我朝富強不如秦隋威武不如漢唐而  
本領清正之氣渾全巍乎與帝王比隆非議論之明効

歟若使如公孫弘孔光張禹胡廣輩何以導永命而夷厲階也按特贈朝奉郎胡公狀公慷慨有大節試中刑法除大理評事兩遇登對言獲寶璽非福國家之患在山東時逆全未叛也寶慶甲申雲川變起倉卒下于理寺時相因窮治鉤黨轉相誣引少卿徐公瑄實蒞其獄與公意合會詔求直言公遂極言其事乞以周公於管蔡太宗皇帝於秦邸為法以齊威公於子糾唐太宗於建成元吉為戒又移書時相謂公論未有久而不明寃

抑未有久而不伸言者李知孝劾公黨逆遂語連洪公  
咨夔公謫象州徐公亦謫道州已而司諫梁成大亦疏  
徙徐公象州公欽州皆死囚山矣先是徐公舉公引經  
決疑近古遺直又言之時相公所草封事出於至誠非  
沽激求名者比成大所謂瑄極力慫恿合謀共議而為  
之者也端平甲午上始親政殿中侍御史王公遂奏徐  
公及公保護諸賢扶植謹議伏節秉義足以寒亂臣賊  
子之膽詔與褒贈制詞有曰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

之計又曰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  
不朽矣公之心迹至是暴白於天下後世嗚呼豈非天  
哉方寶紹間諱人言事言綱常為尤諱既責真公魏公  
洪公同時得罪者凡十餘人獨公與徐得禍最烈及議  
論反正縉紳之彥草茅之士稍復言人倫矣方公大琮  
擢諫垣首請繼絕謂公一疏貫穿百代之興亡讀之令  
人流涕先皇初不以為拂也何物蔣峴論方公等四人  
無將不道賴睿明洞照議遂格夫是是非非交亂於一

時未有不逾定於異日今當權銷勢歇之餘而或者猶  
踵醜正惡直之轍然則公之蒙疑負謗於是非未定之  
時尚何怪焉惟其彌挫而彌厲愈遠而愈芳國家一綫  
命脉賴以不亡則其有功於世教也其可沒乎公喪四  
十年上特賜公謚下有司議且兩年稟待罪博士反覆  
遺事感然有感於中也故因素為繪推明我朝立國之  
本末以厲萬世之臣子而誅夫賊滅良心附和時好者  
按謚法刑政罰奸曰憲剛德決斷曰肅易公名謹議

覆謚議

朝請郎尚書考功員外郎兼沂靖惠王府校授

楊潮南

議曰先皇踐祚之十年改元端平將與天下更始至是始親政六月有旨胡夢昱復元資繼又特贈朝奉郎官與一子訓詞有曰以直言求人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又曰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又曰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大哉王言茲理考所以為此理之宗



主歟用能撫有方夏享國四十一年天命人心凝固而不可解其本在此先是嘉定之季年謝周卿等獄具先皇帝知非濟邸意有旨追贈議者駁之胡公時為廷尉評每閱案牘有感詣卿長徐公瑄欲退具封事久矣駁疏行不勝憤烈會詔求直言既四閱月未有痛哭流涕為上言者公於是書伏闕下排議者之說且白故王本心乞援秦邸追封賜謚卹孤故事又乞降存亡繼絕之詔同日貽書時宰極言之實寶慶元年八月也甫數

日御史李知孝劾公削籍竄象州徐公以上書救公連坐竄舂陵明年六月諫官梁成大謂罪大罰輕又劾公徙欽徐徙象公未去象死焉旋殯凡六年遇慶霈始得歸葬公歿之明年徐公亦歿於象公之將竄象也真公德秀最先逐與公同章被罪洪公咨夔揚公長孺也一時儉人怙威煽焰自謂可以烹制海內然自是言者不絕如魏公了翁諸臣遭黜謫不悔而當受禍之烈莫如徐二公若也然公之身雖亡而公之言已入於先帝之

心故端平之所行動盪發達如矢往如川決見於親政之數月一時治象赫然比隆元祐益見前此駁䟽之行且必死公於窮荒瘴癘之濱非先帝意也時臺諫如王公遂如方公大琮皆由親擢慨然論及茲事先帝曾不以為忤王公至謂徐胡二公之逐含笑謝妻子以保護諸賢以扶持讜議仗節秉義之風足以寒亂臣賊子之膽方公又謂公一䟽貫穿百代之興亡讀之令人流涕此於公何有哉蓋天理人心之至而意嚮由此明倫義

由此立氣脉由此續其所繫甚不細也皇上嗣大歷服  
首詔復故王封爵天下莫不鼓舞於咸淳之政良由上  
在青宮日深知先帝意形之詔旨藹如也繼又有旨下  
有司命公謚大明正照幽隱畢伸天地中間莫不順序  
上此心即先帝之心先帝此心本無所為而為之即天  
心也嗚呼理考可謂處天下之至難公可謂言人之所  
難亦惟心與天一則難者直不啻折枝之易爾伊川謂  
如今人道尚不廢者只是有那此秉彝卒殄滅不得以

是知三綱五常之定理繫於人而命於天天一日不壞則此理一日不易寶紹諸人遂欲盡力斬伐之以冥行於一時可乎不可也故王之心賴胡公而白胡公之心賴先帝而白胡公得白於先帝之心暴之千萬而無怍斯固伏於秉彝之性抑亦祖宗仁孝之傳乾淳諸老流風之近固應有此嗚呼公所言十行六七矣天誘聖衷將盡行其言無難也庶乎人紀盡而覆載之內無一不滿之處嗚呼真無愧於人臣之分矣公廬陵人其行與

事具見家集謹案所上封事徐公所上時宰書質之告  
詞劄命臺疏互考顛末而識其大節如此奉常議易名  
憲肅而公之父諱憲於名稱未安按謚法內外賓服曰  
正剛德克就曰肅請改謚曰正肅謹覆謚

都省集議

吏部申胡夢昱覆謚事稽之典故賜謚者太常禮院議  
定博士撰議考功審覆都省集議省官有異議者聽具  
議以聞竊惟名者實之賓易名之典必據其行事之實

寶慶間詔求直言時大理評事胡夢昱上書極諫力詆時政嘉其貫日之忠旌其折檻之直有詔復官繼贈朝奉郎官其一子訓詞有曰以直言求人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御史稱夢昱保護諸賢扶持讜議仗節秉義足以寒亂臣賊子之膽此夢昱之大節表表在人耳目而公朝賜謚之本意也謚法曰強毅果敢曰剛正直無邪曰簡若夢昱者可謂剛而塞簡而廉者矣有強毅正直之實宜得強毅正直之名庶幾天下後世聞其謚而知

其事稱其名而想其人得之無愧而名之非溢美也奉  
常初議謚以憲肅考功以夢昱之父諱憲於名稱未安  
乞行改謚但正肅二字恐於夢昱平生大節尚體狀未  
真合行詳審欲批送禮部下奉常叅攷審謚申

審謚

奉議郎太常博士夏錫

人道以綱常為大扶植綱常以強毅正直為大蓋強毅  
則其志伸乎萬物之上正直則其氣塞乎天地之間此



胡公夢昱身可死而節不可奪時愈久而名愈不可磨也准批下公有強毅正直之實宜得強毅正直之名事情允愜審謚法合謚剛簡申省部備申朝廷取自指揮施行

覆審謚

承議郎守宗正丞兼權考功郎官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梅應發

議曰咸淳三年夏有旨賜故大理評事胡夢昱謚奉常

謚議曰憲肅前考功以其父名憲請改正肅上之省矣  
省官議送奉常審定曰剛簡仍下考功審覆切惟本朝  
以議論立國所以扶植天理民彝於不壞不滅之地者  
惟士大夫一點忠義之氣不以死生禍福易其介爾孟  
軻氏有言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  
天地之間坤以簡能故坤之六二臣道也必曰直方大  
蓋氣無是餒則為剛動直以方則為簡士大夫以此為  
氣節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矣寶慶初先皇帝命

追贈濟邸棠棣孔懷之情惻如也何物奸邪肆為䟽駁  
詔求直言時政將以來讜議既四閱月蔑有推廣先帝  
之本心者評事以棘寺小吏獨當雷霆懇懇疑惟以  
倫紀之天為急先帝亦既采納之言路儉壬附和時宰  
極力抵排一䟽貶之象再䟽徙之欽而評事竟殞炎荒  
矣羣陰覘消端平親政追念遺直既俾歸塋且復其官  
錄其子訓詞有曰以直言求人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  
又曰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又曰用旌折檻之

直且識投杼之過至是先帝友愛之心益張而評事死  
且不朽矣按謚法強毅果敢曰剛正直無邪曰簡若評  
事之不怵於勢不靡於邪仗節死義主爾忘身謚曰剛  
簡疇不謂宜昔叅政魯公宗道太常初擬以剛簡易其  
名議者不知為美謚竟改曰肅簡歐陽公每以為惜今  
魯公所不得者評事得之抑亦可以無憾矣宜如太常  
議謹覆謚九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吏部審覆至事理  
胡夢昱特賜謚剛簡

像贊

雍虞集

山深茅屋風波濶孤舟小去處本無心於焉發長嘯白  
雲莘野耕清風渭川釣悠悠千載下斯人可同調

錢習禮

蘊純正之學負方剛之氣侃侃立朝屢陳讜議其欲厚  
者昆弟之大倫其所切者邦國之重計竟致忤於權奸  
甘遠被於播棄正類抑於當時公論伸於後世如公者

信所謂世之偉人國之令器也

周述

抗疏以援懿親冀欲回乎天意忠言至於激切甘遠死  
乎荒裔譴莫甚於寶慶之斥恩莫隆於端平之謚身雖  
誣於一時名迺昭於萬世我見公像而再拜凜乎其有  
生氣仰輝光於廬陵其視忠簡為無愧也

熊概

冰肌玉骨鐵石心腸清秩躋庸於棘寺危言激切於廟

堂仗義秉節宜乎為姦諛之是妬推忠布赤凜然與日月而爭光一斥不復竟殞遐荒蹈寶慶之咎不測受端平之命惟良公之事業載諸青史固不在畫像之有無公之後人歲時景仰庶幾展孝思而感秋霜余生也晚慕蘭尤長幸忝公之鄉里愧材識之薄涼視公死生高明正大誠足以厲風化而植綱常豈但視澹菴而無愧上當與忠節千古而同芳

李禎

惟剛簡公當宋季世直慕汲黯言如陸贄上書穆陵懇切諄至權奸嫉之卒蹈顛躓忠義炳然星輝日熾上配澹菴亦以簡謚嗚呼廬陵盛哉胡氏

陳文

鐵石真心圭璋美質問學則底於純明爵秩則躋於華密其謹議也實天理民彝之所關其貶斥也迺奸諛權幸之所嫉身雖殞於炎荒名乃垂於史筆宜謚號之寵加昭忠義之罕匹皎若秋霜凜踰烈日噫顧予忝鄉郡



而為之後進慕公勤山斗而莫之紹述也

象臺首末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象臺首末附錄

印紙題

穆陵在御四十一年臣子之攻上躬者莫大於雲川之事得罪竄斥乃斷國者有不得不然暨主德尊鼎命固權相歿化弦更竄斥者復美仕通貴穆陵之心白於後世矣士大夫立朝抗論當先寘禍福度外吉凶死生固非人所能為而天亦不可必剛簡胡公之疏豈異於天

日之洪者不幸物故不端平之待豈非天者亦不可必耶當時施行既曰追毀出身以來文字考功歷獨非耶宜在所毀而猶經有司批給臨安視京兆府公引典故為疑為此典者蓋以為他日牽復張本府公不署亦欲異於時後耳殆未思立法者忠厚之旨不可以不論也故國三百年間於士大夫來始終而通塞則有命存焉胡氏子孫試以余說概之則知故國之延促有不係乎是者獨怪議者後五十年主少國危之際猶追咎此雖

謂不知天可也少微之野鄭陶孫書

楠幼歲嘗讀曾大父樞密越公家乘言寶慶改元九月  
旦胡評事進對首言濟邸死非上指使當立孤以明本  
意於時相臣震怒入對兩宮乞黜未幾御史李知孝希  
旨具疏削籍度嶺先公時尹錢塘力過閣言削籍二字  
故事必下京兆書考功籍公遲不肯署三入閣相怒曰  
趣書何言宿留凡七月始下公曰不十載當悔復且考  
功籍謹不涉署後必有知我者繇是戒兵士善護行復

密以錢錕相遺贖自後先公門人王公邁亦踵論濟邸  
事而公亦被黜去端平末年公始得遂復楠獨恨不得  
與胡氏子弟叅論來京師豫章周儀之間言是事楠具  
所以儀之曰剛簡諸孫攜考功紙來與予語誠不妄噫  
吳夫人之復封端平之初也復立濟祀德祐之末也馴  
致於此其何可言剛簡丁丑試殿下先公時為叅詳併  
識於是大德乙巳四明後學袁楠識

阜陵之於忠簡眷眷如此則知廟謨豈嘗湏臾忘克復

哉志欲有為時未可為天也乾淳遺民之玄來吳澄再  
拜觀異謹記

渡江炎德衰顛倒由姦檜胡公進讜言直欲掃蕭艾居  
然新州謫名震天壤內恢復事已非能保清淨退孝皇  
眷先臣拔擢起滯廢羽儀廊廟間議論尤正大丘園將  
佚老耿耿丹心在耆明慨凋謝一劄重恩賚矯首仰乾  
淳芳猷傳異代龍章儼如新字畫有餘態前脩不可作  
展卷一長喟後學生金華葉謹翁拜手敬題

右剛簡胡公考功印紙一卷得不與出身以來文字同時追毀若端平追復贈官朝奉當由至元初悉上送官今不知在亡矣大德丙午余客洪泮時縉雲鄭公潛昭提學江右三山王澧翁適留公館中胡揚自立以此卷屬余求公一言遂并得王詩語各有意去之二十五年自立之子義同復求余書其後謹按剛簡當宋寶慶乙酉上書言濟郎事稱周公誅蔡叔而封蔡仲此周之所以長齊桓公殺子糾唐太宗殺建成元吉皆絕其世此



齊之所以亂不旋踵則天之所以殺唐子孫幾盡又引  
申生得請其應為韓謂濟王不幸事異蔡叔子糾元吉  
宜厚其追贈褒崇錄其子孫歲時致其祭祀使濟王之  
寃如戾太子之得以自伸不至如恭世子之鬱而不散  
語極沉痛此宋三百年理義之所漸摩涵養者也嗚呼  
遠矣反覆此書有味其言故特著之卷末昔先祖成敬  
先生與剛簡同年以詩貢於鄉名次適相先後宋嘉定  
丙子也至順二年正月初吉里契家諸孫劉岳申拜手

謹書

出身文字盡追休底事尚書印紙留法密以踈唐律令  
謚剛與簡魯春秋批書畢竟明功過開寫如今信解由  
當日有心言濟邸後來無命到欽州諸公長樂方資笑  
千載權姦不掩羞開卷為公三下拜胡門家寶子孫收  
元統甲戌秋八月朔日郡諸生周似周拜手謹題  
往年於胡剛簡公之家見其奏稿讀之流涕為綴數語  
於後今在洪又見此印歷觀畢愴然臨川吳澄識

右宋大理評事胡公夢昱出身印紙一卷五縫尚書吏部考選之印鉗之批書有刑部臨安府吉州印卷端減首三行第六紙去大半意此非告勅故毀而不追公貶在寶慶乙酉秋華文楊公長孺贈詩云便是吾鄉小澹菴明年夏司諫梁成大摘以劾楊公并按大理徐卿及胡公猶以為罰輕有旨徐更鑄三官謫象州胡自象移欽州未行卒嘗語人以欠金之夢且曰彼紛紛者將謂嶺表真能殺人其定力如此紹定辛卯蒙恩歸櫬啓之

面如生端平甲午從丞相鄭清之殿院王遂奏贈朝奉郎予一子恩告云以直言求人豈以直言罪之又貫曰偃月折檻投杼語精對的當筆者洪舍人咨夔即紙尾所書同時鑄罰者也咸淳丁卯夏詔賜謚奉常初議憲肅考功以公父名憲周改正肅都省定為剛簡考功覆審曰宜且謂昔魯叅政宗道擬以是易名議者不知其美謚更曰肅簡歐陽公以為惜今評事得之可無憾矣其秋命下如章公扶持綱常物議所共與親閱辭讀言

責所當然餘論建詳本傳所居功德源尚有子孫其居  
吉水東郭者曰揚字自立子士會能負藝為校官寶此  
卷如拱壁求余題綴院長臨川公後於是乎書致和元  
年夏五月史官曾巽申拜手謹題

右此忠簡剛簡兩公家世所寶文字及元朝諸閣老所  
為題識翰墨也皇明洪武戊辰科進士吉水解縉持以  
視子謂忠簡視剛簡為從孫忠簡後裔無聞剛簡則有  
八世孫義同之子季琛義賢之子亮有守有為其家之

藏更加裝潢仍為題品是使胡家子孫有通知二父之美無材智不足之憾縉妙年用心忠厚若此遠到豈可量也哉觀畢題識其後而歸之洪武二十二年倉龍已巳冬十有一月丁卯朔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兼左春坊左贊善劉三吾書

孔子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宋之亡秦之賊史之專妖孽也胡銓與夢昱禎祥也妖祥不兩立秦史不死公之手則公死其手明矣此宋家存亡

之一機也或曰秦史奚而不篡曰勢不可也忠臣義士  
滿天下而二公尤卓卓者故當有所畏憚耶洪武己巳  
秋襄陽任三泰題

麒麟鳳凰芝草祥瑞之物幸而出於盛世人以為美恨  
不生於其時身親見之不幸而出於衰世見而驚怪之  
戕賊之鄙賤而輕易之聞者無不惜焉放臣出子不遇  
於時若子竒之逐屈原之放比干之剖心鄂侯之菹醢  
生無一日得志於時而坎坷者終其身然當時疾之不

過倖臣一二而已天下至今惜之世愈遠而愈傳傳而益彰書之典冊猶想望其風采思見其人而不可得視當時疾之者有甚於糞壤比之於仇讎恨不手刃而啖其肉猶足以相報當宋南渡高宗以昏懦之才避敵一隅捐中原之地偷旦夕之安而屈身忝祖僕僕亟拜於金人之前曾無怍色而蝨賊之檜又陰蝕其中力主和議當時士大夫曲脊從流莫敢齟齬其間一編脩官胡銓獨能慨然以義諍之三百年士風賴以不泯雖遭貶



竄而宋之宗社岌岌乎殆矣降及寧宗史彌遠恃小人之才專權擅勢貴和以宗室賢子孫聰明過人疾惡如讎為所搆陷出之寧國而立理宗於是母后內專權勢而彌遠之勢益熾矣雪川之後貴和既死猶議削奪以快其身心獨一評事胡夢昱又能慨然以義諍之竟以貶死嗚呼豈不重可惜哉今幸其八世孫士會之子若姪寶藏之其印歷及阜陵手勅一道賜銓者尚在反復熟玩慨然久之洪武己巳秋七月

缺拜手謹題

士大夫以道事君責難陳善身不暇恤其暇恤名哉剛  
簡公以忠被斥至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陋哉小人之為  
也公身沒而名愈彰天下公議自不可泯後之襲為小  
人者不可以鑒乎因拜觀公考功歷於胡氏之後宗訓  
所謹識於後泰和楊士奇書

墳山祭田附

剛簡公墓在本縣五十二都天玉山後白茅坑舊名鄧  
家墓今左曰小塘園右曰故事坑海螺形未山丑向之

原 一墳山四至東至田直下西至坑心直出南至第  
三尖峰北至直下抵田 一原置醮祭租米六石六斗  
彭庚一佃白馬廟前早米五斗彭重八佃天玉山下晚  
米一石五斗彭重六佃宋家屋場田四坵計米二石又  
佃天玉山下晚米一石五斗彭重七佃白馬廟前早米  
二斗五升又佃宋家屋場早米四斗彭重十佃白馬廟  
前早米二斗五升又佃宋家屋場早米二斗嗚呼年代  
更歷既久祭田不知為何人所侵而存焉者特簿籍耳

雖公墓亦幾奪於豪族成化間賴我先父恒孚處士暨伯父恒性恒仁君披荆棘逐狐兔相與竭力恢復乃於辛丑念六日乙酉之吉奉先大父幼文府君柩附葬於公墓之左歲時祭掃迄今不替嘗與山近守墓者約每遇清明必先掛紙否則不許於墓之前後左右取茅并以其原約姓名刻於下方俾後之子孫凡登是墓者亦因有所稽考云嘉靖十四年乙未歲孟夏之吉祿謹識

書印紙題後

右先大祖剛簡公印紙蓋因宋理宗時明濟郎寃被謫  
輒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則此印紙亦宜在追毀中而猶  
經有司批給止去首三行說者謂非誥勅類故毀而不  
追理或然也特不知何年代珍藏於水東自立君之族  
且請元季及我國朝諸元老為之題識其用心亦勤矣  
又不知何歲月流落於山下宋良臣氏之家弘治間郡  
庠生歐陽偕元氏為其門館客見此題紙鄉貫住址頗  
大驚異詰之曰此實新村胡氏先世之重器子何因而

得其速舉以還庶幾免禍良臣氏首肯遂因偕元氏送  
至而吾新村亦禮謝焉但首有忠簡公誥命一通邑城  
東臻化君謂其派實出忠簡多方力索余時侍諸父側  
而議之曰剛簡雖視忠簡為從孫然羅一峯有剛簡不  
附忠簡之說執之何益遂勸以歸諸嗚呼物之存亡豈  
固自有數也耶去年方擬刻象臺首末愈兇適自家携  
至因請壽諸梓以免復為他姓所得余然而笑曰物之  
存亡固自有數他非乃所知矣十一世孫兩峯胡祿謹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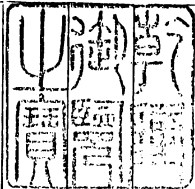
書象臺首末後

先大祖剛簡公諱夢昱字季昭又字季汲號竹林愚隱  
宋理宗朝為大理評事應詔上疏訟濟邸寃言甚切直  
忤旨同日貶書史相彌遠亦觸其怒遂謫象州羈管未  
幾御史李知孝希旨劾以罪重罰輕復有移欽之命行  
間搆疾語人以欠金之夢尋卒於象越七年理皇悔悟  
始詔許歸骨予一子恩即諱知柔字惠直君由功德源

徙居新村之祖也君號慕無及乃搜其書疏送行哀輓  
若詩與文彙集一帙題之曰象臺首末云嗚呼自宋迄  
今三百餘年於茲幸其遺稿尚存先人諱達字恒孚號  
誠菴處士嘗手錄一冊以賜祿曰知父而不知祖飛鳥  
是也汝輩其毋忘先公之美哉祿以甲申冬應貢北上  
丙戌春拜桂陽州訓導俱寶如拱壁携之以行恒惴惴  
然恐負先人之教乃今捐俸鉅梓蓋將藏之於家以免  
謄寫之勞且俾允為吾胡氏後者皆知先公仗節死義



凜然猶有生氣務思脩身慎行以求無忝乃所願也否  
則徒為人口實又何貴於斯刻也哉嘉靖十四年乙未  
歲孟夏之吉十一世孫桂陽州學訓導胡祿頓首拜書



象臺首末附錄